

【特稿】

論 空 (下)

蔡政雄·文

(接上期)

學過幾何的人諒必知道，只要是面積相等的矩形，把它如積木似地堆積架構起來，其所形成的對角線，必一竿到底，絕無扭曲點，而這對角線猶如同佛陀所謂由生死彼岸波羅蜜到涅槃彼岸。無扭曲點即不緣起，倘有扭曲點即緣起，就須要空來轉，使之達到「不二」境界。附帶一說的是矩形又分正方形和長方形，正方形顧名思義即每邊要相等，猶如律宗之戒律，一板一眼絲毫不得，而長方形不受此限，只要面積相等，邊長要如何調配，任運自在，一如禪宗，所以惠能方有「心平何須持戒」之說。「以戒為師」也好，「何須持戒」也好，由於皆是處在「不二」境界，所以終卒皆能修成正果。

至於金剛經所謂：「過去心、現在心、未來心不可有」，若以數學之角度來論，的確是再清楚不過的。略言之，如每個人或多或少皆有生涯規劃的心(至少已起一念)，又當臨外境又起當下一念，則1加1即2念以上，又何謂人類之意念的紛飛，誠如仁王護國經所說：「一秒中起900次生滅。」所以明代大思想家李贄一再強調：「最初一念之本心」，即童心為真心。所以佛陀住世所說佛經，皆是當下隨緣隨機開示，沒有預定目標。

現在進入空之堂奧，即空如何轉法輪，這點意會不夠的話，則談空無異隔靴抓癢。有道是：「大隱隱於市，中隱隱於朝，小隱隱於山。」一語道破「空」之聖言量，即心經所說的「空不異色，空即是色」之要意所在。離色(境)而言

空猶如：「夢裡明明有六趣，覺後空空無大千」之頑空、斷滅空而矣。所以禪宗二祖慧可，人家嘲諷他：「出家人不去深山古剎潛修，反而在街衢大道上遊戲人間，成何體統。」祖師卻道：「我自調心，干卿何事。」所以修行功夫唯有在當下一念方能見真章，而這功夫亦唯有色空效應，才能十足顯露出來。所以禪宗有一個公案，即「打坐能成佛，猶如煮沙成飯。」般不可理解。所以馬祖禪師：「觸類是道」，楊岐方會：「一切現成，即事而真」，曹洞宗也一句主張：「即相即真」，林林總總不一而足。總歸映證法華經：「當下即究竟，究竟即佛」之千古不顛之真理。正因為這些祖師大德深得「空三昧」，悟透離色而言空之不究竟，不了義。才有二祖慧可之「無言得髓，而承受達摩衣鉢。傅大士的「拍案便下座」，使無證悟的梁武帝一頭霧水。不發一語的維摩詰，連不愧為解空第一的須菩提，也因：「尊者無說，我們無聞，無說無聞，是真般若。」而贏得天女散花的大喝彩。禪宗一味標榜：「般若智慧之不可說」，任憑黃蘗再來，石頭希遷重現於今日仍舊是無法言喻，畢竟色空不二的深奧道理，能言說的話，還是停在佛陀所謂文字障、所知障的階級。禪宗有句名言：「懂禪不說禪，說禪不是禪。」甚至有「不著一字，盡得風流」之灑脫。其實針對這方面的探索，以數學所謂向量幾何來詮釋，會帶來撥雲見日的神奇效果。當年老師問牛頓：「1加1等於多少？」牛頓回答出乎老師意料之外，是「零」，被老師視為非智障即弱智，因而被退學。若非有如孟母能耐的母親，苦心孤詣地教育兒子，世界就會因此而少掉一位天才物理學家，也不會有牛頓三大定律，名垂千古。當今以向量解析之角度，來看待當年問題，牛頓「零」的答案亦沒錯，其實答案是無限多解，任何解說皆無異紙上談兵。真正關鍵所在，要視A、B兩向量實際之方向角度之作用，方能見真章。以此法則來看待「色空」效應，必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。

最後談到一個證悟「空三昧」之覺者，其所展現的風光本色是如何？沒有動人的華麗文采，簡單一句話即：「不起無明。」依鄙個人之體證，「火永遠是無明」，在世界上永遠找不到有明之火。所以莊子曾說：「溺尿中也有道」，

乍聽之下簡直是不可思議。道乃至貴之理念，何來溺尿中覓呢？要知廁所乃最污穢之地，尤其古代毛坑式，更是臭氣沖天，在那種地方，無明不起才是功夫到家。

佛陀之祖國被琉璃王所滅，佛陀曾四次途中攔截，對琉璃王曉以大義，開示佛理，然最後亦無法挽救祖國。佛陀始終也沒有抱著同仇敵愾，一寸山河一寸血，以血肉之軀號召全釋迦奮戰到底，只是以因果報應佛理看待。就連耶穌基督當年被釘死在十字架上，對施暴者不但沒有激烈的言行反應，反而心平氣和地向世人開示：「我是為世人贖罪。」要知當時耶穌才33歲，信徒已擁有數億(今大約25億)，正值春秋鼎盛，佈教弘法處日正當中，且害他的人，不是異教徒，竟是他最得意的十大門生之一，孰可忍孰不可忍。所以有否得道，一點也不能裝蒜的。禪宗有一句最耐人尋味的話：「得也30棒，不得也30棒。」有棒有喝就是要考驗你是否會驚慌失措，是否大起無明。一念瞋心起，百萬障門開」。那什麼都完了，往日的種種修行，再怎麼高竿了得，皆付諸流水，大江東去，再回頭已百年身。別以為禪宗的呵佛罵祖、南泉斬貓、丹霞燒佛、道一吐痰佛像，文偃把佛視為乾屎橛，甚至更狂道：「那天我若遇到佛陀的話，一定一棒斃他，拿去餵狗」。是在標新立異，譁眾取寵，故作駭人狀，以凸顯其「教外別傳」之風光本色，其實這就是所謂的「禪機」。誠如他們所標榜的：「行住坐臥，挑水擔柴，語默動靜，揚眉瞬目，無不是禪，無不是道。」

禪宗法門再怎樣稀奇古怪，撲朔迷離，終究是萬變不離其宗，就是揪準「無明」二字不放，火永遠是無明的。有鑑於此，佛陀才揭櫫震驚宇宙人生的一句話：「心外無法。」正因如此，當年臨濟禪師向師黃蘗請示：「什麼是祖師西來意？」問聲未完，師劈頭便打，如此三問三被打，一點也不手軟，弄得臨濟滿頭疑惑不解(即無明)，事過境遷，當他從大愚禪師處悟得：「是師老婆心切」時，回過頭來見著師父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尊師重道不重道，衝著師父面也來一拳，蘗卻哈哈大笑，印可徒開悟的。最後鄙以個人對佛法之體悟：佛法就是一種時間的反應。

(全文完)